



KAYIP

失语

SÖZ

奥娅·巴依达尔

OYA BAYDAR

唐江 孙伊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KAYIP

失语

SÖZ

奥娅·巴依达尔

OYA BAYDAR

唐江 孙伊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语/(土)巴依达尔著;唐江,孙伊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5.8
(土耳其当代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321-5816-4

I. ①失… II. ①巴…②唐…③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土耳其-现代
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6649 号

KAYIP SÖZ by OYA BAYDAR

© Oya Baydar

© Kalem Literary Agency

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5 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2-477 号

This project was undertaken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EDA.

本项目得到土耳其文化、艺术和文学推介会资助。

出 品 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胡 斌

失 语

(土)巴依达尔 著

唐 江 孙 伊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鸿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2 字数 274,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816-4/I · 4643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241597

1

“他们用小小的子弹射杀儿童，是吗，妈妈？”

我在寻觅某个字眼的时候，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
我追寻着那个字眼。我不甚讲究地使用过那个字眼，我毫不在意地使用它，把它像肥皂泡一样吹走，榨干了它的价值：那第一个句子会开启这个故事，推动它向前发展，将它收尾作结。但不知怎的，那个句子总也无法诉诸言语，就在我觉得，自己已经捕捉到它的时候，它融入了一片朦朦胧胧的意识之光……那个失却的字眼……

我听到了那个声音；我忘了那个字眼，追随着那个声音。

玩弄辞藻的人，语言的杂技师，语言天才……

空洞的溢美之词跟他的名字紧贴在一起，萦绕在他的身边。对心怀

仰慕和善意，多少有些单纯的读者，满怀热情和野心的文艺界通讯记者，能够主宰作品和命运成败的评论家们提出的这个老套的问题——“您有正在筹备的新作吗，大师？”他报以冷淡、伪善的笑容，微微牵动髭须，作出简短的回答：“有几篇东西，已经开始写了。正在进行当中。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看到了。”

只不过，他的心里空无一物——“可怕而贫瘠的虚空，漫无止境地延伸开去，犹如无数面彼此相对，却什么都照不到的镜子。”

这个雕琢、空洞的句子是他从某个地方听来的，为了从这句话着笔，写出备受期待的大作，他付出了多少个日夜的努力，搞得自己精疲力竭……他曾在爱的罗网中挣扎，留下的只有苦涩的悔恨。那些令他心怀怨怼的事，每一样都是小小的挫败：回到家里，只有阴冷的空虚和窒息的感觉，只好再一次逃离；对他向来留守家中、满怀爱意的妻子，他总是表现得克制而疏远；对文学界，他佯装看不见他们隐藏在赞赏和友好的表现背后的假笑：“我们对你知根知底”；对从前的同志，他满怀担忧，不知道自己会在哪儿找到他们，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情绪面对他们，相遇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气氛。公路、乡村、城镇、旅馆、海洋、港口和人们：所有的劳碌奔波，只是为了维持生计。那种空虚和毫无意义的感觉，总是驻留在他的心里，挥之不去……

他在寻找一个字眼，他失却了这个字眼。他听到了一个声音。这个声音打破了回荡在远处的城市的嗡嗡声，像钻头一样刺穿了凄凉的黑夜；它穿越了时空的阻隔，像汹涌的海水，像风一样，拍击着成眠与无眠的海岸，破碎开来。

我真的听到了吗？

你听到了嗡嗡声、低语声、叫声、话语、音乐、大自然的声响与寂静，却没有听到那声尖叫。那声尖叫朝你围拢过来，包裹着你，围绕着你，它

变成了独立的感官,给五感添上了第六感,它刺穿了你的细胞。他从妻子产子时的尖叫,从某天夜里自己身边的一名男子遇刺时,发出的最后一声非人的尖叫,从一个身着黑色长衫的女人响亮的尖叫中,辨认出了它。那个女人撕开她的长衫,露出她的胸脯,扑倒在儿子的尸体上——那是哪一场战争,哪一场冲突,是在哪里发生的,他已经不记得了。那声尖叫盖过了那个声音,将它变得悄无声息。你没有听到那声尖叫。它包裹着你,围绕着你,将你卷走,将你吞噬。那声尖叫……

午夜一过,乘坐安纳托利亚^①长途客车的旅客们就启程了;他们都是些普通人,有着各具特色的面貌、衣着和气息。大型城市客运站那故作姿态、破绽百出的秩序和熙来攘往、生气勃勃的混乱,像是要跟运转得流畅自如的机场一较高下。单调的通知反复播送着,它把强调的重音放错了位置,尾音像口香糖一样粘连不断:“各位旅客,请注意。您乘坐的长途客车即将从 17 号站台发车。”卖烤串的小店、卖水果干和坚果的商贩、货摊、兜售刮刮卡的人、堆满宗教书籍的书摊、摆满磁带和 CD、芝麻蜜饼和补丁的摊子;厕所散发着尿味,地面总是湿得可疑,水箱破损,下水淤塞。六月的夜晚,寒意袭人,昏暗的灯光散播着黄色的忧郁,候车室里渐渐空了下来,站台陷入了寂静之中。

他还得再等半个多小时,他要坐的那班长途车才会发车。他试着观察熙来攘往的旅客、前来送别的人、深更半夜乞讨和贩卖口香糖与纸巾的小孩、那些围在货摊前面兜售磁带、水果干和坚果的小贩,以此消磨时间。在酒吧喝酒的时候——老实说,像往常一样,他又喝得太多了点儿——那间酒吧在他以前经常光顾、如今又重新发现的一家摩登的旅馆里,他突然觉得,他无法忍受在这座乏味的城市里再待一晚了。他决定

① 土耳其位于亚洲的部分。

取消次日的两场无关紧要的会面，搭乘当晚的长途客车，返回伊斯坦布尔。

在巴什肯特自助商店——这家连锁店用的是首府的名字，位于面向站台敞开的大玻璃门旁边的角落里——买矿泉水和香烟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一直在重复说着“巴什肯特自助商店，巴什肯特自助商店”，就像在唱歌似的。有时候，某个词、某句话或一行诗会卡在他的头脑里，就像一张坏掉的唱片，尤其是他喝酒之后。他一边琢磨着萦绕在头脑中的这个词组的意思，一边琢磨着巴什肯特为何被人称作首府。这些城市也会随着岁月的变迁而变化吗？倘若如此，它们又会有哪些变化？我为什么……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生的时间？一生又是什么？起码“青春”还易懂一些。是否有谁能就这个疯狂的问题，写一篇文章出来？

多少个世代代，我们像反复哼唱歌曲一样，将我们谜一般的、毫无意义的生活重复着，却无法做出解答。这个“谜”字被我们用在了各种地方。使用这类字眼，别人就会觉得你高明。这没什么好说的。况且我也无话可说。不管怎样，我写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得了，诚实一点，起码对自己诚实一点。不过别说得太不入耳。就算我不像自以为的那么了不起，我也绝非泛泛之辈。真见鬼！我感到既迷惑又懊恼。我的头脑就像一片可怕而贫瘠的虚空，漫无止境地延伸开去，犹如无数面彼此相对，却什么都照不到的镜子。我真不该喝那么多的。我的脑袋就像一摊糨糊。只要长途客车一来，我就找到座位，耷拉着脑袋睡上一觉。只要我能把脑袋靠在散发着汗味的椅背枕头上，酣然入睡，我就能找回年少纯真时的记忆，那时，搭乘飞机跟我们念书时可怜巴巴的生活费、节俭的生活方式、我们的眼界、所处的环境和革命原则格格不入。光是买一张机票，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没了！

要不是他在巴什肯特自助商店跟前等着店家找钱时，注意到那个带

着奇怪的帽子、坐在8号站台旁边的一张长凳上的那个女人，他是不会往那边走的。他把那瓶矿泉水收进小旅行包外面的口袋时，那顶颜色鲜亮的宽檐帽子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一向容易被各种物件吸引，于是便朝8号站台走去。

那个女人矮矮胖胖，上了年纪，该有七十多岁了。她穿着一条浅色、磨旧的及膝裤。该叫百慕大短裤^①吗？她头上戴着一顶旧的宽檐草帽，上面扎着一根绿色的丝带，手上戴着一副白手套。也许她是在博德鲁姆^②或类似地方定居的退休教师，或者半年住在海滨避暑屋里的老官员的妻子。她多少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她们那种女人不打牌的时候就染布，做扎染，绘制纹样。她们对艺术和文学也有所涉猎。她们大多有一副无所不知的学究派头，教人不堪忍受。她们对自己的信条深信不疑，说什么话总爱先来上一句“我们是共和国建国那代人的女儿。”她们看到用头巾包头的女人，就会愤怒地悲叹：“哪怕是阿塔蒂尔克^③，也没法叫她们明白事理！”——她们把元音咬得十分清楚，就像教师、军官太太和我母亲的那些朋友一样。或许，我只因为她长得像我母亲，只因为自己对父母和那个自命不凡的精英圈子心怀反感，就这样看待这个女人，对她来说并不公平。

那个老妇人在不停地说着话。他环顾四周，看她在跟谁说话，结果谁也没看到。

“不是这样吗，先生？”她问道，她的口音里有种外国腔，发音虽怪但吐字清楚。

她认出我来了吗？我心想。她认出我来了。没错。天知道，也许她

① 长及膝盖的休闲短裤。

② 土耳其穆拉省的一个港口城镇。

③ 凯末尔·阿塔蒂尔克(1881—1934)，现代土耳其的开国领袖。

参加过我的图书签售会。刹那间，他的心头流过一股自豪与满足的暖意，这是名气带来的愉悦，被人认出来，被看作重要人物的愉悦。但他依然扮演着那个淡泊名利，甚至对名气感到有些不胜其烦的角色，超脱于这种世俗的满足，已经受够了人们的赞扬。他没有答话，装作不知道那个问题是问他的。反正他也不想跟任何人交谈。只要长途车进站，他就可以安然入睡了。他回想起从前的一段时光，那时的他部分出于爱意，部分出于反感，时常乘坐有着长长发动机罩的夜间长途客车，往返于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之间。那是他稚气、纯真的青年时代。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。

显然，那个女人不肯善罢甘休，非要一个答案。他对自己感到恼火。他干吗要被一顶破帽子吸引过来？自从有个热心的年轻评论家说我是“能够察觉物的魔力，将其诉诸语言的作家”，我就觉得自己一定得对物品感兴趣才行。这下可好了——一顶过时的女式帽子！我干吗跑过来自找麻烦呢？

“当时你也在场。那是在华沙。不，我觉得是在布达佩斯。我们上船的时候，孩子由我带着。我们要逃到多瑙河另一边去。我不想离开那个城市，但他们逼得我别无选择。我告诉你，我上船的时候，孩子就在我身边。你看见他了。告诉他们你看见他了。他们会相信你的。”

他应该回答吗？他感到头昏脑胀，神志不清，思绪迷乱。只要他自斟自饮，就会喝得烂醉。其实，他在这座城市有不少老朋友和熟人。只要他愿意，满可以给他们当中的某一个打个电话，约他们一起出来喝酒。倘若他要联系哪个新朋友，对方会为自己能跟作家奥马尔·埃伦会面而倍感荣幸。老朋友嘛，可说不准——没准儿他们已经不再理会我这号人了，也有可能，如果我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会大为开心。这种事可说不准。我有很多熟人，却没有朋友了。我把他们都利用完了，或者说，

我把他们都给埋葬了。真的，我埋葬了他们中的大多数，那些最好的朋友。

那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“也有可能，他们同样不相信你的话，不过你还是告诉他们吧。”

明摆着，这个女人是个疯子。他吃力地思索着。什么人在1956年撤出匈牙利，去了多瑙河的另一边？他听老人讲过这样的事。见鬼！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我不能再喝那么多酒了。我得听我妻子的，不能喝过量。埃利夫总能保持适度。适度？什么度，谁的度？埃利夫的？为什么？

“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什么。这就够了，”那个女人再次恳求道，“告诉他们吧，先生。”

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什么了吗？我何曾看到过任何东西？我以前可曾告诉过别人我看到过什么？如果我当真看到了什么，我会告诉他们吗？

他什么也没说。他得离开。他得从这个女人身边逃走。

“他们说孩子会跟过来的。我等了很多年，可他没来。一个小小的孩子，怎么能孤身在外闯荡呢！那堵墙倒塌的时候，我那匈牙利裔的儿媳妇把所有的报纸和银烛台都藏了起来。不过，也有可能，那些银烛台还留在佩斯市。这也不该怪她。不是这样吗，先生？”

她站起身，朝他，奥马尔·埃伦，走了过来。他试图逃走，但女人拽住了他的袖子。他甩掉了她的手。“我当时并不在场。我并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试着横向逃走，像螃蟹似的。

她说：“人人都说：‘我不在场’，‘我不知道’。这样说的话，当时又是谁在场呢？谁知情呢，谁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谁把孩子带下了船？难道是儿媳妇？自从我儿子因为做了叛徒，被判处缓刑以来，她就

开始给别人干活了。要把银烛台藏起来的话，她也能很轻松地办到。我本不想离开东部的。我原打算在那儿等着。我没打算撇下那个孩子。他有可能去那儿找我。他有可能找到我的。那孩子对这边一无所知。到了这边的话，他什么人都找不到。”

老妇人喃喃自语地回到原处。他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了。摆脱了这个疯婆子，他感到一阵轻松。他放慢步子，走到了毗邻的站台，这样她就不会注意到他，不会再跟着他了。“判缓刑的儿子，走失的孩子，多瑙河，匈牙利裔的儿媳妇，烛台之类的东西，东部，柏林墙……”时代的旋风将这些四处飘荡的字眼和当年的人裹挟而去。这些跟这位平凡的肥胖老妇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不能跟她有关系呢！从谁身上、衣服上、面容上，能看出他们经历过什么事呢。人们都是把过去装在自己的心里、记忆里和怪癖的举止里。

这名奇怪老妪的话淹没在呼唤声、叫喊声、熟悉的进行曲、种种喧嚷声中。一时间，他没能弄清，这阵喧嚣从何而来。

他朝噪音传来的方向望去。是一辆客车，前面挂着一面大大的旗子，车窗上装点着一面面纸做的星月旗，客车缓缓驶入3号站台。车身侧面有一道长长的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我军战士是威武之师。”三四十名少年迈着整齐的步伐，朝着客车走来，他们肩上扛着一些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男子。他们留有少许髭须的面孔因为激动而泛红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看上去颇为紧张。他们沉迷在自己的呐喊声中，用手做出狼首的标志，眼珠瞪得老大，像是要从眼窝里鼓出来。这是一场常见的送军仪式。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的日常生活。所有一切都在绝望和荒诞中兜着可怕的圈子，带来越来越多的痛苦。

夜间客车站——以前叫巴士站来着；当年乘船渡过多瑙河，如今仍在逃亡的女人——谁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又是要逃到哪儿去——是二

战还是匈牙利起义？那个男孩呢？真有那么一个男孩吗？这边，少年们扯着嗓子大声呐喊，喊声响彻夜空：“要么热爱，要么离开”“处死分裂主义头目”“旗帜不会降下”“我们的国土不可分割”“我军战士是威武之师”。他们是另一个时空里的孩子，怀有另一个目标……这些儿童演员参与了世界舞台上的每一出悲剧演出，却总是只能充当临时演员。

我在这儿做什么？我累了，我筋疲力尽，醉醺醺的。而且我还失语了。我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。我讨厌自己。我跟自己过不去。现在，坐客车去伊斯坦布尔的主意，好像也没有起初那么美妙了。不论是他那疲惫的精神，还是他那年过半百的身体，都觉得这个主意惹人反感。在自斟自饮的糟糕夜晚喝醉之后，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不如回旅馆睡上一觉……等明天，我就乖乖搭乘有免费座位的第一趟航班，回伊斯坦布尔去。没必要赶第一趟航班。我有什么要紧事？除了埃利夫，还有谁在伊斯坦布尔等我呢？再说，她忙着做实验，教学，给外国期刊撰写科研论文。等候是闲人做的事，而埃利夫总是埋首于工作。

他没有听到那声枪响，就算他听到了，他也没有在意。不过，那声尖叫就像一枚子弹，猛地击中了他的胸膛。这是一声没有特点可言、毫不掩饰的尖叫，听不出叫喊者的身份，听不出这声尖叫发生在安卡拉山、塞伊兰的葡萄园、西塔达、山坡还是山顶。它吞没了被这个国家的傲慢所包围的首都奢华区，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员们活动的乏味地区，建有窝棚、生有杨树、沙枣树和梨树的光秃小山，坚定地围绕在城区边缘的贫民窟，通往西塔达城堡的山坡，大街小巷，巴士站和火车站、午夜客车站。它传遍了整座城市，击中了沿途每个人的内心，在四处回荡不已。它传到了那个奇怪老妪和奥马尔耳中。

那尖叫像漩涡一样，攫住了他。他在漩涡里待了多久？他是怎么出来的？他能出得来吗？老妇人慢慢凑到了他的身边。还是他朝老妇人

走了过去？他听到她喃喃地说：“他们杀了那个孩子。”那声尖叫在他的头脑里变成了一阵声音，那阵声音变成了文字，文字变成了意义。那个孩子！他们杀了那个孩子！

在2号和3号站台之间，在突然降临车站的一片死寂之中，有一名年轻女子躺在地上。她双腿之间流出的鲜血，在她长长的印花棉衬衫上慢慢洇开。她很年轻，几乎还是孩子。她的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白中带点蓝色。置身于这场噩梦中的她，美得有些不太真实。她转脸望向跪在她跟前的黑肤青年，努力挤出笑容。然后她面露痛苦之色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想要说些什么——也许她的确说了些什么。那名青年把手轻轻放在姑娘的脑袋下面。他摘下蒙在姑娘额头和头发上、带钩边的头巾，搭在自己脖子上；他把姑娘浓密的玉米色秀发绕在自己的指间。他用一只手轻抚着姑娘的腹部，把脸朝姑娘的脸俯过去，嘴里喃喃说着情话。

彻底的寂静，仿佛时间都已经停止。那震惊与犹豫的一刻仿佛只在另一个时空维持了片刻。方才还在制造骚乱、喊口号、挥舞新月旗和土耳其国旗的两名青年逃跑了，没有人去追赶他们。车站上夜间出行的旅客，那些开赴前线的士兵，那些前来送行的少年，默不作声地缓缓围了上来，就像一场悲剧芭蕾的最后一幕。随后声音爆发出来：喊声、不连贯的句子、问话、咒骂和抱怨。跪在姑娘身边的青年连珠炮般地低声咕哝着：“你们打中了她。你们杀了这个孩子！你们杀了这个孩子！”仿佛他的声音都在最初的那声尖叫中消耗殆尽一般。

这些字眼变成了一个声音，它们引出了阵阵回音：你们杀了这个孩子。你们杀了他！“*We zarok kuşt! We zarok kuşt!*”

随后，骚动袭来。响起了阵阵尖叫：“有人中枪了！快来救人！”阵阵呼救声。令人头脑悸动的嘈杂声。“有救护车吗？有大夫吗？”手忙脚乱的众人弄来了担架，地上拖曳着纸旗，保安们茫然不知所措。四散开去

的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烈士不会死去。国土不会分裂。”这些小伙子想把四散奔逃的人聚拢到一起，继续高呼口号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那些人为了自己根本就不理解的目标，就开枪杀人。那个扣动扳机的凶手像孩子一样，一派天真。紧抓着担架的青年，眼里流露出绝望，一脸的痛苦之色，有人抬走了被打偏的子弹击中的姑娘。还有那个对周围的事浑然不觉，待在奥马尔身旁不肯离开的陌生女人说的那些可怕的话。

“他们对我施加压力，但我没有投降。我知道是谁杀了那个孩子，不过我没告诉他们。我说服自己相信，他没有死。把烛台藏起来的人，不是那个匈牙利裔的儿媳妇。我是在向你忏悔。我看到了朝那个孩子开枪的人，也看到了偷走烛台的人。他不是我们的人。”

出于愤怒、绝望和困惑，他抓住了那个女人的肩膀，摇晃着她的身子。“什么孩子，哪个孩子，疯女人？你看到了谁？”

“把手从我身上拿开。开枪的跟中枪的，都是同样的人。当时我没有交代。我没有泄露任何一个人的身份。孩子也总是同一个孩子。是你开枪打了他。我看到你了。”

他有些粗暴地将陌生女人一把推开，朝抬着担架离开的人跑了过去。

他听到那个女人在后面喊道：“这些船都是往哪儿开的？要是你知道，就告诉我吧，先生。我应该在哪儿下船？哪个港口？我不会告诉别人，是你开枪打了那个孩子。这条河会流到什么地方？”

受伤的姑娘身上盖了一床脏兮兮的床单，她双眼紧闭，脸庞和身体紧绷绷地，不约而同地颤抖着。她像受伤的小猫一样，不停地呻吟着。呻吟声时不时地变成压抑的啜泣。那个青年想用手抓住担架的一端，奥马尔把手放在他的背上，说：“我是医生。”没必要实话实说：“我是作家。”

谁会在乎一位作家呢？此时此刻，只有医生才是重要人物。

他们把担架放在地上。他把手放在伤者的前额上。一片冰凉。为了装得像个大夫，他试着给那姑娘把脉。她呻吟了起来，他吓了一跳，放弃了尝试。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鸣笛声。保安跟警察局长赶了过来。

“您目睹了这场事件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了她，不过肯定是给新兵送行的那伙人里的。有两个人跑掉了。没错，我是目击者。”身份、地址……“好的，明天我到警察局去一趟。”

受伤的姑娘身边的青年面色惨白，仿佛流干了全身的血液。他好不容易才找出自己的身份证。有那么一瞬，奥马尔生怕这个青年没有身份证，那样的话，警察会把青年带走，他会陷入麻烦之中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从中干预的。我会说明自己的身份，给这个青年提供庇护。他看到青年潸然泪下，泪水消失在脸上的胡茬里。

“她不会有事的，”他说，“她不会有事的。别担心。”

警察录口供的时候，受伤的姑娘还在血流如注。

“孩子没了。孩子是我们的命根子，”青年翻来覆去地说着。别的事他什么都不在乎了。

奥马尔这才发现，受伤的女子怀有身孕。

“等等看吧。别担心。或许他们也能把孩子保住。”

只见凝血从姑娘的双腿之间冒了出来，在她的裙子上洒开，落在站台的水泥地面上。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。

鸣笛声越来越近。

“他们要带她去哪儿？”青年用担忧和怀疑的声音问道。

“去医院。”

“我们没钱，”他小声说道。话里透出绝望和悲哀。“如果他们是冲

着我们来的……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活下去的。再说……”

这时,奥马尔注意到,青年的声音里带有浓重的东部口音。他想起了那声库尔德语的呼救。他第一次仔细打量起青年的面容来。他看出了孤独、恐惧、无望,那副神情就像一头陷入困境、有伤在身的动物。他猜想,他们是逃亡的一对。他们要从某个人身边逃走。幸好警察在让人给口供签字,没听到他说了什么。

救护车来了,刚好停在他们面前。他帮忙抬起担架,嘴里说着:“别怕。我跟你一起过去,我们会安排好医院和一切的。我知道一家医院,那里的医生是我的熟人。别担心。要是还有别的问题,我们会留意的。”

他说话时,充满身为奥马尔·埃伦应有的自信和说服力。青年用怀疑而忧虑的眼神望着他,仿佛在问,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夜色深浓,天空是一片墨蓝色。月亮黯淡无光。城市的灯光把星光映得一片模糊。远方矗立着西塔达山。一盏蓝灯照亮了西塔达山山顶的巨大旗帜,旗帜缓缓地摇曳着。为了盖过刺激神经、令人揪心的救护车鸣笛声,奥马尔喊道:“你们是从哪儿来的?你们要到哪儿去?”

就在这时,受伤的女子发出了痛苦的尖叫。鲜血从担架的一侧滴落在地上。他听不到回答。或许,没有人作出回应。

埃利夫满怀喜爱地望着小笼子里的实验动物,它们有着粉色的眼睛和粉色无毛的尾巴,埃利夫有点难过,又有些怀念地回忆起自己杀死第一只老鼠的青年时代,当时她哭了。那是三十年前的事——或许更久。那是我杀死的第一批老鼠,我的第一次谋杀。

她常在黎明时分走进实验室,那时别人都还没来,她要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业,当初开始读博士时,她满怀希望、热情和决心。给她上课的那些讲师经常打趣说,她会成为第一个拿诺贝尔奖的土耳其姑娘。为什么

不呢！我能拿到的，你们等着瞧吧。

她倒是不怎么谦虚。她算不上特别漂亮，生于中产阶层的教师家庭，父母收入不高，有三个孩子，她排行第二。在很小的时候，她就知道，应该如何摆脱狭小的家庭圈子，脱离可想而知的乏味未来，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，获得成功。她雄心勃勃。雄心壮志让她树立了坚定的决心，用勤奋弥补自己在才能、智力上的不足。她不想过母亲、姨母和邻居那样的生活。她痛恨困在弥漫着平凡上班族气息的房间里，缝补衣服，做饭，举办茶会。甚至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，她玩过家家的游戏时，就不喜欢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；她不喜欢玩具、家具或厨具，对洋娃娃也不感兴趣。她喜欢软软的、毛茸茸的动物：泰迪熊、兔子、猫、狗和老鼠。当然，如果是活生生的动物，那就更好了，不过家里人不让她饲养动物。她用干果、水果干、面包屑、小块奶酪偷偷喂养一只胆小的榛睡鼠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连她的兄弟姐妹也不知道，结果它落入了家里的捕鼠陷阱，陷阱里的诱饵是她爸爸涂了药的一块奶酪，她号啕大哭。她爸爸只好跟她发誓，说他不会弄死那只老鼠，会把它放跑。

她戴上做实验用的手套，想起了那只可爱的小老鼠落入陷阱后的那副痛苦、惊愕的表情。真够奇怪的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。她打开桌子上的大笼子，取出一只试验动物，用两根手指把它夹住。她尽量不弄疼它，把它放在铺好无菌纸的桌子上。来，让你睡上一觉，看看你体内怎么样了！她发现自己试图躲避老鼠的目光时，脸上浮现出悲哀的笑容。我想起自己为第一只死去的老鼠流泪时的情感，这是好事。她感到自己心怀怜悯，感情脆弱，觉得蛮高兴的。她把针扎进老鼠的后颈。老鼠发出微弱而绝望的“吱”的一声，如今她还是听不惯这样的叫声，也没法充耳不闻：这是老鼠送命前虚弱无力的尖叫。老鼠抽搐了片刻，爪子颤动了几下。她感觉到手中的小小躯体变得软弱无力